

寒流采风

◎杨英

夏天错过了采莲，深秋没来得及采柿，冬闲我有采雪，初春暂未采花，细雨蒙蒙。

心随物候走，随熟悉的大地走。置身繁华都市，熟悉的高楼，拔地而起，看车流如织。我曾在霓虹闪烁，孤寂的黄昏，在静静的路边，无人的拐角，傻傻地等你，等待中有焦虑、失眠、忧伤、疼痛、反思，更长久的还是悲怜、温暖、甜蜜和幸福。

仰望楼层，深情注视，熟悉的地方，回忆连续加班的日子，那时的我们，多么美好、年轻和单纯。踏踏实实的日子，安居，都曾有过这样寂静无声的勤勉，让我忘了天地的奋斗。这个城市的深处，我这一批人在逐渐老去，又有一批新人接上。它荣光的背后甚至有牺牲，在岁月中留痕或不留痕，还有斑驳的阴影，一同存在。灯依然亮在那里，仿佛亮在记忆深处，亮在近在咫尺的楼层，亮在仰望的苍穹之上，亮在遥远未来的前方，也亮在自己依然火热的胸膛，仿佛有火在寒冰中依然随时可以燃烧和舞蹈。

采摘，不一定是物质，采回故事，情怀、思想，酸甜苦辣，都是好心情，好日子，美不胜收。曾携夏日时光、秋心硕果回来，各好其好，美美共享，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泰淡、纯真，是克己、节制、坚持。因为懂得，格外珍惜，每一次相遇，每一次缘份。我们都已踏上走向文明的归途，顺其自然，又人为地让它科学持续，谁也不能预计，心力能发展和开拓多少未知。

想起那年深秋，回去你的老家，个子小小的你，举着带网的竹篙采柿，我们几个男女，每人吃了至少3个以上，

母心似月

◎彭湘

母亲早几天执意要回乡下，她说，过年了要回去置办年货。有时候想啊，母亲这一辈子，似乎没有融入外面的世界过，她的生活中除了丈夫，就是我们姐弟，现在又把爱折射到孙辈。但是她却是那么的满足，围着一家人转，实在没想过自己一辈子的得失。

应该说，母亲在村里，还算比较精致的女人。年幼时，我们姐弟和母亲一张合影，母亲端坐在后面，手里抱着孩子，那挺直的腰杆、利落的头发，让人看到了母亲的干练整洁。

听外婆说过，母亲当时不太愿嫁，因为她是娘家的主心骨，外公过世得早，为长的她自然成了劳动力，挑起一家生活的担子。后来，外婆还是给她选中人家，这两家老人是熟悉的人，她们彼此信任着，便让这门亲事成了。

母亲是在一个寒冬，天空撒着雪花的日子出嫁了，父亲挑着木椅，还有几样母亲陪嫁的什物，在这个地方，母亲开始了她一辈子新的生活。当时，父亲住的只有两间房子，山脚下的屋子，听母亲说，有一间房很大，装着两扇厚厚的木门，推开门时“吱吱呀呀”响着，需要很大的力气。在那些清冷的晚上，不知母亲是否感到有些惊悚。

到了野菊花绽放的九月，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出生了。这时，父亲整天乐呵的，少让母亲去干农活，常常是父亲抱着孩子在田埂上来回走着，而母亲歇息在家里。随着弟弟的出生，大人更是忙碌，父亲兄弟三人，而后辈中只有弟弟这一个男孩，农村有着重男轻女的陋习。自然，妯娌间，伯母们对母亲有些生分了，她们或许觊觎着母亲的幸福。

母亲却不以为然，到了农忙季节，兄嫂们出去忙乎，她帮着他们照看孩子。母亲说过，有次她去菜地里，把四个小孩关在家里，结果我那调皮的堂姐，捡了地上的鸡粪，喂到我弟弟嘴里了，弟弟还吃得津津有味。后来，随着小孩年年增长，有着母亲的宽厚，妯娌间的关系也好多了，哪家有了好吃的，总要

还提了满满一兜回来。又逢周末，相继约好友去采桔、采柚，各自有事，终未成行，当时以为憾。不曾想，没有尽享的事物，不念贪，反余韵悠长，让人怀想。还有多少滋味，留待今生，继续与三五好友、知己，继续把赏玩味，不辜负你我，一起重拾故园心，共赴梦中童话。

有的承诺，不必立即兑现，心存诚信，残留一份小小的念想，留待追梦。就像每天傍晚，我不一定陪你一起迎风散步，沿着柳堤，牵着衣角，温温柔柔。我有我的孤独，你有你的思念。我在读我的书，写我的字，用我的功，希望独自穿过，你延伸过来的小径，最好有我喜欢的溪流。还有多少民工，也没有停歇，只为裹腹温饱，在他看来黄昏的尽头，仍需四处奔波流浪，为沉重的生计。沉重的生计，也是尘世多少人一生一世的痴求啊，而我们还有闲情雅致的奢华，更应彼此深深地感恩和深深地满足。我们相逢在无处不在的风里，在林田草湖氤氲的爱的气息里。尽管繁华处浪漫，尽管遇上寒春，心中的暖流，如水宁静。心若兰兮志不移。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年，饥肠辘辘时刻，夕阳里滋滋滋滋喝着，曾和父母亲一起在土地上劳作，母亲在艰难困苦中，用浓浓的爱，熬成粗瓷大碗盛装的，那一份份小米红薯粥把粥。我常常萌生出，要这样，心生暖阳，在深情熟悉的大地上，在岁月深处，留下自我特色鲜明的影子，不负先辈。哪怕是一片叶子，也是不同的颜色与姿势，饱满自己，生态世界……

送点给孩子们尝一下。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母亲也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春天，田野里有丰富的野菜、蕺子、马齿苋、香椿，都成为家里饭桌上的美味。那时候，总是我提着小篮子，跟着母亲后面一起去掐蕺子，空旷的山野，抬头便看到镜子般的蓝色天空，山风拂来，坡上的树枝簌簌作响。母亲躬身在山野中，幼年的我立在那静静的山坡上，刹那时间仿佛停滞了，那漫山的绿沉入我幼年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到了山涧小流里涨水时，父亲捉回一些鲫鱼、游鱼，母亲加点紫苏在里面，煮出来鱼香得很。有时，母亲用自编的细网去捞鱼，那些小鱼儿，个头不大，一般也两三厘米长，捞起来后用火烤焙，放盐晒干。以后要吃的时候，用辣椒丝小炒一下，香脆鲜嫩，成为我姐弟的佳肴。因而，那时候，弟长得挺结实的、胖嘟嘟的，这与父母生活中的勤劳分不开。

在我印象中母亲和父亲相处还算和睦，他们很少争执，这可能与母亲性情温顺有关。母亲不开心时，脸上还是挂着笑，她向来不尖锐，别人家长里短地说，她也总是慢慢地以默许来回应着。

也很少看见她多话，只是现在年老些，母亲似乎有了点偏执。儿女早已各立门户住到城里了，仍住在老家的母亲，在我们姐弟俩的孩子出生后，她又尽心带起孙辈。看着母亲有点溺爱小孩，我多说几句，这时母亲便很不高兴，念叨着：你们几个，都是我带大的，没什么不好的。我儿子断乳那段时间，晚上总是闹腾着，母亲整夜地抱着孩子走着，不能好好歇息，她仿佛是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这几年感觉母亲苍老了不少，也许是孙儿，让她操劳过多。或许，儿女长大，她心里的空落落，在孙辈身上获得了填补，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母亲，其实很普通，就是那么一个农村妇女，她没出过远门，也没在什么大场面里露脸过，她就如山间的一棵树，那么朴实，挺拔。家里，总有她匆匆忙碌的身影，她说：“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不为了孩子，还为了什么呢？”是吧，这是从她心坎里迸裂出来的话。在母亲的视角里，对儿女的爱是天经地义的，碧空朗月般澄澈，是吧，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世上也没有不把儿女的幸福当作自己最大幸福的母亲。



◎刘炳琪

初春

不再奢望雪来掩盖什么
一朵梅花已在树梢招徕春风
只留下残存的枝节
举起瘦弱的手指表决
谁将最后告别
河水依然面带微笑
枯荣成败，从来深藏不露

春风吹

春风又吹过一遍
草地又绿了一回
河水涨涨落落
还是平静地流淌

这是到了梦里，又从梦里
走出的草原，没有牛羊
我的牧群是天空的云
一朵追赶一朵
鸟鸣，像一支短笛
横吹中年的午后

山坡

抬头望处，是一座山坡
远一点，是几座山坡
再远一点，是一座山坡连着
一座山坡
像辽阔的海，摇动
树木，村庄，炊烟。我是看海的人
每一片波浪，拍打我的经年
每一片，都在把我
推向更远的远方

梅花

不说傲雪，不说迎霜
哪一朵花，都在自己的欢喜里绽放

三月交给桃花，秋天有了菊
能够挤出的，就剩下冬的这些寒凉了

谁能挽留雪白和枯黄
生命总得涂鸭不同的色彩

如果你想成为花，不颠倒过来
我做风，干干净净地吹你

松雅湖

阳光照亮的，不只是湖水
还有翠绿的树，弯曲的小路
木质长廊。湿地壮阔
几只鸟划开一片涟漪

春风似动非动，而蓝天
静静地搭在湖里
括出我的温暖与乡情

夜谈

一颗烟，亮亮黑黑。你说
这是我们的春天

怎么可能：我的春天
更像东方的白
从原野里走来

不见星星，不见炊烟
是啼鸣一声，又啼鸣一声的
那只鸟。花很快就要开了

年味和乡愁

◎刘泽达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年节像一块磁石，散发出独特的吸引力，拉拢他乡与家乡行距，回家过年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心底最热烈的向往。

城市的流光溢彩和车水马龙并不能代替乡村的年味。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一诗中，早就把宋朝人过年的习俗写的有声有色：“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小时候盼望过年，男孩子最大的喜悦莫过于能燃放爆竹。乡村大年三十的夜空，爆竹“乒乒乓乓”彻夜不停，漆黑的天空迸发出绚丽多彩的美景。

记得上小学，我有个同学家做爆竹兼售硝药，买了半斤，回家以筷子为圆心把废书纸卷成小圆筒，抽出筷子再用刀把空心圆筒切成一小截一小截，用剪刀扎紧一端切口，把硝药灌进去，放上火药引线，再扎紧另一端切口，俨然成了火药家，大年三十的晚上，彻夜不眠兴奋地空中掷响自造的飞弹。童年的快乐走进岁月深处，散发出陈年老酒的芬芳。

乡愁或许就是初心。年少不知愁，读纳兰容若的词，总不明白这一大清帝国的军旅才子，家世显赫，又是清廷一等侍卫，常伴皇帝身边，诗剑风流，令多少人羡慕！可这位一等词人，离开故乡才几天，就吟出了流传不衰的乡愁词章：“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锦衣玉食，骏马弯弓，驰骋边疆，却愁吟风花雪月？乡愁和一切功名利禄无关。不论士农工商，帝王将相，内心总有思乡情结。

乡愁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乡愁是一幅画，画着故乡的一草一木，画着故乡的山山水水，画着袅袅炊烟牛羊晚归，在鸡鸣狗吠里听家乡花开的声音。

乡愁是一首歌，朴实无华的乡村住着淳朴善良的乡民。

农耕时代，人们春耕夏忙秋收冬藏，在

我们家的「佩奇」

◎谭映红

小视频《谁是佩奇》在网上一夜刷屏，火爆了朋友圈。这个小视频本是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宣传片，但看过的人，可能感冒的不是电影，而是视频中的一位空巢老人李大爷。这位老人得知远在外地的孙子，想要“佩奇”作为新年礼物时，放下电话，就开始寻找“佩奇”的线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佩奇”。查字典，挨个问村民，闹了不少笑话，但看的人，笑过后，也会有泪。因为这个老人，并不陌生，每家基本都有。

人民日报把“佩奇”解读为物化的爱，是容易被忽略的亲情。这才是看视频的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我想到了我们家的“佩奇”。在我的记忆里，像李大爷一样，最先扮演寻找“佩奇”角色的是我的老外婆。

老外婆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困顿的一生，青年丧子，中年丧夫，独自一人抚养大了两个女儿，又帮两个女儿带大了九个孩子。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病无所医的年代，老外婆天折了十个孩子（都养到了近十岁），即便望穿了春夏秋冬（那些夭折的女孩的小名），贱养了猪狗牛羊（男孩的小名），也只养活了最大的和最小的，两个孩子之间相差了二十多岁。

我的母亲就是这个最小的孩子。我的母亲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但在老外婆还在世时，我的母亲是被宠着泡着的，所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我的母亲并没比同龄孩子差多少，

数九寒天里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不事劳作，夜晚守着一炉柴火讲小孩子们极爱听又听不懂的历史故事，什么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这些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真是个夜长夜短为雄鸡唱醒来的知足常乐的农家日子。

农耕时代农村怎么会有乡愁呢？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北飞南归的大雁一样，熟悉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农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农事活动和季节气候息息相关，很多乡民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却对农事生产和乡村传统的民俗习惯了如指掌。那时候乡村穷，年味却十分隆重，农民平时省吃俭用的积攒，新农新鞋都留在过年穿，要呈现一派崭新的样子。

几十年前，乡村人外出，有很好听的一个名字“搞副业”。大凡春耕，劳动力是不离乡的，等到稻粮熟了，粮仓满了，男人们趁冬闲结伴去外面打零工挣些钱回家过年，女人们带着儿女在家，用五谷杂粮把鸡鸭鹅等家禽养得膘肥体壮的，每家每户都圈养着牲猪，地里蔬菜瓜果满园，那是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

腊月来临，“搞副业”的乡亲们陆续回家过年了，乡村的年味就越来越浓重，热热闹闹的春节就像歌一样飘出农家人的幸福：二十三祭灶神（做锅鼎炊具用的木质物件，二十四祭灶神（祈求灶灶能给主人家带来火红兴旺），二十五推豆腐，二十六杀鸡鸭（意为杀年猪烘烤腊肉），二十七杀鸭鸭，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焚柴煮烂（准备正月待客的熟食）吃。

传统文化的乡风民俗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而渐渐淡漠了！农民潮水般地进了城，老弱幼小看家守院，传统节日文化有些成了美好的记忆。

许多人已放弃了乡村简易的生活状态，外出搞副业变成了进城扎根，在他乡买房买车，在他乡过年过节，生活质量提高了，内心深处隐藏的乡土情，仍难以忘怀。

城市的生活是高度的商业化，一栋楼房住着千家万户，电梯一上一下，防盗门一开一关，有些邻居几十年都不认识，水泥钢筋构造的高楼大厦淡了乡村原始质朴的传统节日氛围！

每逢传统节日，就是超市大促销的购物狂欢，演绎不了乡风民俗。

几十年前的农村，过年耍龙舞狮，那火爆的场景岂是吃饱穿暖可比拟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起得特早，天还没亮就吃了早饭，桌上摆满糖果花生，恭迎亲友邻居们的到来，随时茶香烟甜酒招待，互道吉语，品茶喝酒闲聊。礼尚往来，互相拜年，村庄里到处鞭炮声声，欢声笑语浓浓。随着城镇化居民增多，乡村的年味就逐渐变淡，匆匆忙忙的打工者，有的几天假，有的干脆就呆在城里，逛逛街溜溜一些景点就又迎来了新年的工作。

年味和乡愁，在游子的心中生长。

即便是那个靠挣工分赚口粮的年代。以至于，我的母亲到现在都有点被宠坏了的感觉，柔弱弱弱，唯唯诺诺，但老外婆骨子里的勤劳朴素和刚毅，在外婆去世之后，也渐渐地流淌到母亲的骨血里。

之后扮演这个角色的是我的母亲。从小到大，姐姐，我，弟弟，妹妹，想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背后就是母亲没日没夜的操劳，上山摘野菜，砍楠竹，打野果，农忙时节就离家串户去做小工。早上起得比鸡早，晚上睡得比猫晚，家里的里里外外，也从没被落下。

可是，我们这些毛孩子，总觉得母亲给我们的不够好，不够多，甚至以生在这个穷苦的家庭为辱，对母亲总是有几分埋怨。我到上大学，放假回家对着母亲都没好脾气，一有不顺心的，就对着母亲吼，我也被母亲给惯坏了。

现在，为人妻为人母后，我才渐渐看懂母亲，理解母亲，可回家的次数却少了，以前不被我们珍视的来自母亲的宠爱，随着母亲岁数的增大，也越发难拥有了。尤其是身为女儿的，基本是逢年过年才去探望一回，屁股刚坐热，就要被催着返程了。

母亲每回都是塞给我们那些大包小包的土菜后，就站在门口目送，眼里满是不舍与深情。她跟我说过一回，你们不回来还好，回来了一走，我就要伤心好几天。

母亲有三个女儿，这样的伤心，母亲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回。对于远嫁的我，母亲的伤心似乎又更重些。

可是我无以回报。除了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平时打个电话问问，我没有别的方式去表达。有时甚至逢年过年回去看看都成了奢望。

我总是不愿去想母亲目送时孤孤单单的眼神，却又总是浮现在眼前。如今，我也在扮演寻找“佩奇”的角色，虽然形式可能会有不同，但不变的是，老外婆，母亲身上的那种执着，刚毅，甚至柔软。因为这是天下父母亲的通病。